

### • 五味人生

## 温情接力

回老家时,我收拾了一大包不穿的旧衣服,把行李箱塞得满满的。妻子不解地问:“大老远回趟家,带那么多没用的东西干吗?”“到家后你就知道了。”我没有直接告诉她真正的原因。我想,不用我多说什么,妻子会慢慢理解我的用心的。

这些我们不穿的旧衣服,只会永远沉睡在衣柜里,再无出头之日,直到有一天被当做废物处理掉。如果把它们带回老家去,送给需要的人,就能继续发挥它们未尽的作用,能变废为宝。在城里,它们兴许显得过时了,可是在乡下,干农活或是杂活时穿上这些衣服还是很合适的。如果把它们直接丢掉,实在是太可惜了。

在我的农村老家有这样的传统,自己的衣服如果穿着不太合适了,就送给别人接着穿。衣服只要能穿,缝缝补补后,就会被不断地传递下去。我小的时候也经常穿别人送给我的衣服。最后,破得不能再穿的衣服会被做成鞋垫、纳成千层底……一丝一缕都不会浪费。

这一件件衣服,在不同的人们之间传递着,始终散发着温暖,犹如一场温情接力赛。

如今,住在城里,我不再穿别人送我的衣服,但始终没有忘记那温情接力的岁月,没有忘记那些朴素甚至擦着补丁的衣服,它们伴随我成长,也融入了我的记忆,将温暖我一生。

现在,我能做的,就是把温情接力继续发扬下去。不为别的,只为心中那挥之不去的暖意。

(涧西区嵩山路 闫自超)

### • 流光碎影

## 难忘儿时过“六一”

那天,女儿放学回来告诉我,老师让交钱买白衬衣,“六一”表演节目要穿。望着女儿那稚嫩的小脸,恍惚间我又回到了过去……

那年我10岁,“六一”儿童节被挑选到乡里表演节目,但必须穿白衬衣。我欢呼着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。母亲先是惊喜,接着开始为白衬衣发愁。那年代家里穷,兄妹又多,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,去哪儿弄钱给我买白衬衣啊?母亲翻遍了衣柜也没找到一件,说把她那件月白色的上衣改了给我穿,我哭闹着不乐意,非要买新的不可。

第二天,我放学回到家,惊喜地发现母亲拿着一件白衬衣,领口上还绣着两只蝴蝶,非常漂亮。我高兴地问母亲衣服是从哪

儿来的,母亲说是她自己做的。母亲的手真巧,那衬衣我穿上真合适。

猛然间,我发现母亲那两根乌油油的麻花辫不见了。那辫子足有两尺多长,她很爱惜,今天怎么舍得剪了呢?我吃惊地望着母亲:“娘,你的辫子呢?”母亲含糊地回答:“太长了,剪了。”年少的我当时不懂母亲的心,母亲说这话时,我分明看见她眼里闪着泪光。

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是用那两根长辫子换来了五尺白洋布,为我赶制了那件白衬衣……

“妈妈,到底买不买啊?”女儿的一声呼唤把我拉回了现实中。我对女儿说:“宝贝,一定买,妈妈要让你过个快乐的儿童节。”

(河柴重工精工制造厂 毛海红)



本版制图:阿幽薇

### • 乡村轶事

## 乡村剃头



小时候,我根本不知道啥叫理发,只听大人们常说头发长了,该剃头啦。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,我们生产队与一个剃头匠达成了协议:剃头匠每月初给我们队的男人、小孩儿剃一次头,生产队每年给剃头匠3斤小麦、4斤玉米,这种做法被称作“包庄”。

那个剃头匠长得有点老相,也不爱说话,不过他的手很快,让他剃过头的人都很满意。每月初剃头匠都挑着挑子来我们生产队,挑子很特别,一头是个炉子,炉子上边放着水桶,水桶上还扣着脸盆,另一头是个工具箱,装的全是剃头用的工具。

剃头程序很简单,谁去剃头就坐在工具箱上,剃头

匠给他围上围布,然后从水桶里舀瓢热水倒在脸盆里,给他先洗头。洗完头后,剃头匠拿出剃头刀,在一块黑乎乎磨刀布上来回蹭几下,然后在其头上嚓嚓地刮了起来。

剃头的场地也不固定,冬天一般在避风且暖和的地方,夏天一般在大树底下阴凉的地方。剃头一般是先给大人剃,剃完就可以去干活,接下来给小孩子剃。

光阴似箭,岁月如梭,一晃40多年过去了,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现在理发档次提高了,人们也更享受了,但回想过去乡村剃头的情景,我还挺怀念的。

(嵩县盐业局 卢平记)

### • 同题作文

本期话题:  
妈妈,我爱您!

## 母亲的棉被

去年国庆节放假,我一回到家里,就看到墙角赫然堆放着小山似的棉壳,这可是我家十多年来未见过的“稀罕物”呀!我的思绪回到了小时候……

那些年,母亲年年都种棉花,到了收获的季节,就带着我们姐妹三人去地里摘棉花。我尤为喜欢那一垄垄饱满吐絮的棉花,放眼望去,白花花的,犹如金色的田野里梦幻般地绽放了一朵朵银白色的雪莲花。

母亲一声令下,我们分头行动。没多久,我们的篮子里,就盛满了丰收的喜悦,我们喜滋滋地回家了。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里,我们白天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厚厚的棉衣,晚上盖着一床软软的棉被,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严冬……

现在,母亲还种棉花干什么?冬天大家都穿羽绒服,家里棉被也有五六床在柜子里塞着呢!母亲看见我在翻弄棉壳,笑着说:“等棉花晒好了,再给你做床新被子。”我一听,连忙制止:“妈,千万别提做被子了,我家柜子里尽是被子。”母亲不紧不慢地说:“这是我最后一次种棉花,你们一家一床大被子,谁也不能少。”

母亲那近乎命令的口吻让我不能拒绝。虽然母亲已年过七旬,可她心里还惦记着孩子,要亲自为我们种植一季棉花,亲手为我们缝制一床棉被。

一床软软腾腾的棉被,一脸饱满厚实的母爱,足以温暖我的一生。

(老城区 陈淑丽)

下期话题:  
我身边的共产党员

## 副刊

投稿:bxxiesshou@163.com  
电话:65233688

# 看本地信息 只上洛阳网

- **权威身份:** 中共洛阳市委宣传部主管、洛阳日报报业集团主办,党报优势,新闻权威。
- **超群实力:** 十三年成功运营, alexa统计全球排名1.7万,日均IP量8万,日均PV量120余万,全市第一,全省前三。“洛阳社区”人气火爆,注册会员超26万人。
- **核心优势:** 共享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采访中心新闻,最新鲜,最生动,最详尽,离您最近。
- **荣耀见证:** 河南省十佳网站、全国地方门户创新品牌奖、网盟理事单位。

广告咨询电话: 65233618      地址: 洛阳新区开元大道洛阳日报报业集团22楼